

【史海钩沉】

一柄手杖背后的尊老史

——文物里的法律故事

江隐龙

在清朝,规模最大的御宴莫过于千叟宴。在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中,有一件器物殊为别致——鸠杖。据《清稗类钞》载,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顾名思义,鸠杖是指杖首刻有鸠鸟的手杖。《太平御览》中引应劭的《风俗通》说道:“俗说高祖(刘邦)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从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后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这个典故极具传奇色彩,可以推断出以鸠杖为老者祝寿的习俗源远流长。

关于鸠,早在《周礼·夏官·罗氏》中便有记载:“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东汉郑玄在注中更进一步解释了鸠与养老之间的关系:“是时鹰化为鸠,鸠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

“鹰化为鸠”是惊蛰的第三候,自然界中鹰与鸠一隐一现,正合郑玄所说的“变旧为新”,于是引申出了养老的含义。除了郑玄的解释外,《后汉书·礼仪志》中提到了另一种说法:“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这两种解释证明了鸠宜养老的习俗古已有之,绝非源于刘邦“异此鸟”的情感因素。

与清朝千叟宴后皇帝赏赐的鸠杖相比,《礼记》中出现了“必赐”“必操”的字样,说明在当时赐鸠杖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一种制度,这就要提到中国自三代以降的尊老传统了。

早期农业社会的农具较为简单,耕作方式也较为稳定,知识积累在这种循环往复的生活中极为重要,因而具备丰富经验的长者便天然受到尊敬——郑玄所谓的“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民间流传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等谚语,背后都有这一传统观念的留存。

据《礼记·文王世子》所载,周朝已经建立了“三老五更”制度,郑玄注为:“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从中可以看出,周天子设立的“三老”“五更”只能由致仕退休的长者担任,周朝借此举以示孝悌之义,其中大有道德教化的成分。

与“必赐之几杖”这一荣誉相应,《礼记》各篇中还列举了数种实质性的尊老制度,如:“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区分不同年龄段规定老者的权利;“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后及爵者”,规定了年长官员的政务优待;“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更规定了老者的司法豁免权。

这些古老的制度与习俗随着汉朝的建立,步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尊老制度的高峰。

汉朝养老制度滥觞于汉高祖二年初刘邦于巴蜀、关中地区颁布的诏令。据《汉书·高帝纪上》所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后汉书·百官志五》对三老之职的描述更为明确:“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急,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以上的“三老”明显远承自先秦的“三老五更”制。汉文帝刘恒所定的尊老制度,均通过法令的方式



青铜鸠杖,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博物馆藏

发布。《汉书·文帝纪》记载,法令不仅将尊老养老的范围拓展到所有“年八十以上”,同时还明确细化了尊老养老的措施。背后的原因或许有多种,但刘恒借此“佐天子子孙孝养其亲”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背后不难看出“以孝治天下”的传统。

在这样愈加浓烈的尊老氛围下,鸠杖终于在制度层面登上历史舞台。本始二年,汉宣帝刘询实行王杖制度,王杖的形制正是鸠杖:“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

东汉时期,王杖制度进一步细化。《后汉书·礼仪

中》记载:“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从制度层面来看,“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并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但实际是否能推行到所有老者,尚难判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经过汉朝的王杖制度,鸠、杖与老者的联系从文化层面正式上升到制度层面,这种升华最终又将让三者之间的文化联系更为紧密。

汉朝之后,王杖制度消退,偶有赐杖之举,但与汉朝对鸠杖的热衷已不可同日而语。西晋初期,王祥致仕后,晋武帝司马炎下了一道颇具古意的诏:“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虽以国公留居京邑,不宜复苦以朝请。其赐几杖,不朝,大事皆谕之。”诏中之意,与《礼记·祭义》中的“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一脉相承。

随着朝代更迭,鸠杖渐渐从庙堂的话语体系中淡出,转而回归至文化层面,如宋朝诗词中“身安不用扶鸠杖,骨贵从知应虎头”“鸠杖虎眉鹤发仙,诗中有史笔如椽”“斯辰聊用祝龟龄,他年端合扶鸠杖”等句,鸠杖依然对应着老者,却没有了昔日王杖的威风。明清两朝设虚职“寿官”,但受赐的老者并未被授予鸠杖,而是以冠带代之。

那是不是鸠杖从此便在朝堂之中消失了呢?将视线回转至千叟宴的赏赐清单便能得到答案:清朝所复兴的不仅仅是鸠杖,更带来了中国尊老制度的第二个高峰。

清朝自始就制定了极为优渥的尊老制度,顺治帝曾下诏:“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与绢一匹、帛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者倍之。”针对七十以上老者的优待不分官民,而且随着耆老年龄的增加而赏赐愈多,这一点纵然如“以孝治天下”的汉朝也未曾做到。

在尊老氛围如此浓烈的背景下,清朝重拾鸠杖这一尊老器物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学者、官员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定例:凡寿民、寿妇年登百寿者,由本省督抚题请恩赏,奉旨给扁建坊,以昭人瑞。”这里的“人瑞”特指年过百寿者。据《清会典事例》所载,雍正四年出现了一个名叫萧俊德的一百一十八岁寿民,于是朝廷又明确“年至一百一十岁加一倍赏赐;至一百二十岁者,加两倍赏赐;更有多得寿算者,按其寿算加增,著为定例”,老者在清朝所受的尊荣,可谓前无古人。

雍正年间,朝廷命“州县有司择老农之勤劳俭朴,身无过举者,岁举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乾隆帝八旬寿辰时各省奏请加恩耆老,其中一位一百六十六岁的老寿星更易直接赏六品顶戴。明朝虽有“寿官”,但有明一朝仅授过19次,获衔者不过数百人,其大气远不能与清朝相比。鸠杖虽然文化意蕴丰富,但在这样一套复杂的尊老制度下,也显得有些平凡了。

在中国数千年的尊老制度中,鸠杖的确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背后有沉淀着三代早已模糊的尊老古制,一度在汉朝登上神坛,又在清朝中逐渐“泯然众器”。不过无论朝代之间的起起落落如何,鸠杖的寓意却早已跳脱出庙堂,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民间,有一副颇为常见的祝寿联写作“坐看溪云忘岁月,笑扶鸠杖话桑麻”——这种飞入寻常百姓家式的祝福,既是对老者的问候,也是对鸠杖的致敬。

杖首鸠不语,悠然千年期。

(摘自《检察日报》)

<p>(2023)浙0591民初3706号</p> <p>肖春:本院受理的(2023)浙0591民初3706号原告史润河与被告肖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特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如下:一、被告肖春应向原告史润河借款本金4056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2022年7月1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则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本案受理费814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肖春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p> <p>湖州太湖新区人民法院</p> <p>(2024)浙0723民初233号</p> <p>张志达:(2024)浙0723民初233号案件本院于2024年2月7日作出一审判决,因被告何军辉对判决不服,现提出上诉。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何军辉提交的上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通知中,上诉人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被上诉人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p> <p>武义县人民法院</p> <p>(2023)浙0723民初1883号</p> <p>胡金荣:(2023)浙0723民初1883号案件本院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一审判决,因被告武义宣工贸有限公司对判决不服,现提出上诉,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人武义宣工贸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诉状副本。上诉状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撤销(2023)浙0723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上</p>	<h2>法院公告</h2> <p>2024年3月6日</p> <p>人荣邦建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审诉讼费及二、三上诉费用由被告上诉人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p> <p>武义县人民法院</p> <p>(2023)浙0802民初5285号</p> <p>刘树根:本院受理的原告吴新强与被告刘树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特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2民初528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树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吴新强借款本金15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23年8月24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计算至欠款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刘树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吴新强律师代理费损失8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中华人民</p>	<p>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6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4020元,由被告刘树根负担,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法院递交上诉状,并缴纳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p> <p>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p> <p>(2023)浙1125破3号之一</p> <p>2023年12月5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李正的申请,裁定受理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丽水市立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管理人。本院查明: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实际可供清偿的破产总金额为1031.32元,实际负债合计为2854569.77元,已资不抵债。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破产费用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本案中,截至2024年2月27日,已产生破产费用共计2621.40元,故前次破产财产1031.32元应优先清偿破</p>	<p>产费用,剩余破产费用1590.08元尚未清偿。现管理人以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请求本院宣告云和县好万家工艺家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庭认为,易欣公司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已提请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应当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4年2月27日裁定终结浙江易欣铁油嘴有限公司破产程序。</p> <p>云和县人民法院</p> <p>(2023)浙1181破15号之二</p> <p>本院于2023年9月7日根据翁泽奇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易欣铁油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欣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23年9月7日指定北京盈科(丽水)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于2023年12月19日裁定宣告易欣公司破产,于2024年2月27日裁定管理人可易欣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现管理人以易欣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为由,请求本院终结易欣公司破产程序。本庭认为,易欣公司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管理人已提请终结破产程序,破产程序应当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于2024年2月27日裁定终结浙江易欣铁油嘴有限公司破产程序。</p> <p>龙泉市人民法院</p>
--	---	---	--